

◆流年碎影

◆人物速写

到小镇“上会”

叶静

每年的阴历三月十二,是小镇顶热闹的日子。这一天,十里八乡的人,都要赶去小镇“上会”。天刚蒙蒙亮,骑车的,走路的,一路上都是人。

老人们最是起得早。他们赶早把会场转个遍,再和老伙计们听会儿庐剧,眼睛半眯着,嘴里叼根烟,在锣鼓震天中还能打会儿盹,待到夕阳西下时,再捎把锄头或竹编的小椅回去。回到村,逢人便喜滋滋地将新买的家什亮出来。

年轻姑娘们,这一天早换上了好看的衣裳,对着镜子照了一遍又一遍,脸颊涂上胭脂后,现出了朝霞般的红晕。她们踩着清晨草尖上的露珠,欢天喜地往会场赶。眼底似乎也染上了露珠的湿气,透亮极了。路上若是遇见了心仪的小伙,心里像揣着一只兔子似的,面上却依然端着,抬手轻轻捋一下额前的发,假装去看天边的云朵。

小伙朝姑娘吹起撩人的口哨。泼辣的姑娘,会娇嗔地骂道:像个二流子!嘴角却是藏不住的欢喜。小伙的同伴,会适时地打起响指或吹起口哨,跟着起劲儿。秀气的姑娘就不同了,红着脸低下头,手指掩着嘴偷笑。到了会场,迎面而来的姑娘,会不自觉地互相打量着,暗自比着美。对他们来说,这不仅是场盛会,更是一个与青春有关的日子。

年轻人好热闹,喜欢往歌舞表演的帐篷里钻。帐篷门口的高台上,有衣着暴露的姑娘在妖娆地扭动着。男人们的魂,都给勾了去。有的,只微张着嘴呆呆地望着,舍不得花上几块钱进去;有的,则买上门票,人五人六地晃进去;有的吹着口哨,打着响指,“哦哦哦”地起着哄。男孩子们也学那些大人吹着口哨,“哦哦哦”地嚷和着。我和其他女孩儿,甩个白眼过去,骂他们“臭不要脸”,他们也无所谓,只管闹哄哄地叫嚷着。

小孩子最爱玩套圈圈的游戏,一块钱十个圈,可以玩十次。我是极笨的,从来都没套到过东西,但每一回玩,又会像第一回玩似的激动,总觉得地上的那些个玩具,都是我的。

打气枪,是我们热衷的另一项游戏。端起气枪,瞄准



欢庆 张健 摄

光里,像个王者似的昂着头走了。

马戏团的帐篷里,永远是最拥挤的。无论男女老幼,都爱往里钻。人太多,检票的人总有顾不过来的时候,我们便趁乱从旁边的缝隙里钻进去。逃了票的我们,便似捡着宝了。马戏团里的老虎,总是又老又瘦,半天都打不起精神,只在台上晃荡几圈,便被驯兽师赶了下去。即便如此,我们依然会嘶着嗓子大喊。而后,又会上来一只猴子,它会按着指令作几个揖,再绕场骑几圈自行车,全场便会跟着沸腾起来。

动物表演结束后,又会上来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小姑娘。她将自己的身子弯到了极限,再用嘴叼起一个盘子。观众的喝彩声一片,我却低下头沉默着。每每看到这场景,我的心总会隐隐地痛。

她和我同属一个小镇,只是不常见到她。曾听人说起她的事:她娘是疯子,她爹是谁却没人知道,她打小就跟着马戏团,走南闯北,平日训练的时候,动作没到位或是偷了懒,鞭子就上了身。我曾在黑夜里,为她默默流过泪。那会儿,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会落泪。

会场一圈转下来,我们口袋里的零钱已经不多了,肚子却不争气地叫了起来。馄饨摊是我们最常去的。馄饨刚端上来,还烫嘴呢,我们便囫圇个地吞了下去。口袋里若还有余钱的,便会买块油糍或糍糕。我是最爱吃糍糕的,又糯又香,一口咬下去,满嘴生香,但我舍不得买。二哥若是买了,我会求他让我咬一口,但他总不会答应,只故意馋着我,而后又坏坏地笑着。我气得扭头就走,走之前再狠狠地瞧一眼糍糕,恨不得把这香味都给带走。

气球,就觉得自己是真正的神枪手。气枪被摆摊人提前动过手脚,准心永远是歪的,但偶尔还是会被我们射中。气球噼里啪啦破了,摆摊人的心也碎了。他脸上倒是不动声色。偶尔会遇到神枪手,场上的气球都快保不住了,他便会上前拦住那人,说:“小老子唉!钱都退给你,你就甭玩了,人人都像你这么过劲,我就去喝西北风了。”神枪手接过钱,在众人仰慕的目

忆三叔

徐保国

三月十号,农历二月初八,接堂弟电话,三叔走了,我赶忙告诉妻子和二弟、三弟,并立即告假回老家,我要送老人家最后一程。

三叔名徐国银,1948年生,属鼠,今年七十有五。他性情温和,总是面带微笑。我十几岁离乡求学、工作,几十年中,每年总是要抽空回老家,很多友人说:你老家又没有什么人,回去做什么呢?我总是说,老家还有三叔。

三叔前年动了手术,我接连回去几次,与他聊天时,感觉他很虚弱,于是告诉他,年三十我回来陪他过年,他很高兴。祭祖时,他坐在桌旁,已行动不便。他对我笑着,声音很小,“让老大先磕头”。我知道,风烛残年的老人,心中希望的是传承,希望我们重视仪轨。

我是很在意老家的。三叔也喜欢将事情先告诉我。各个亲戚家里办大事,我肯定会到,他也知道,只要通知了我,不是特殊情况,我肯定回去。三叔私下说,你来了,他们有面子。每年正月,我必定回老家。三叔笑眯眯的,我的心里也有快乐的涟漪荡漾。

三叔一生都在劳作。我平时回去,他总是在田里干活。他平时好喝点酒,我曾经劝他,酒少喝点。他说,喝点酒干事有劲。我见他喝的是塑料桶装的散酒,就特意买些好点的酒带回去。一次我让堂哥带上扁担绳子,到镇上的小店,买了两大箱子的酒,三叔高兴地说,这下够喝两个月了。我现在想起来他的话和他的样子,心里还是酸酸的。有一年正月,我是下午到家的,觉得三叔好像心里有事,他说枞阳几个老表给他拜年,又说我回来迟了几天没有见到他们。我明白了,他见我是开车回来的,他是想去枞阳的两个姑妈家。我马上说,我们去枞阳吧,他立刻开心起来,他是想他的两个姐姐了。后来我把那次去枞阳的事写在报纸上,他不识字,我就读给他听。他说,没有想到他也上了报纸。

我每次离开老家,三叔总会给我带点东西。他说,你带点东西走,我心里好过些。他一早起来,自己开柴油机碾米,认真地挑选新一点的蛇皮袋,装好、扎好,放我车上。有时又很抱歉地说,家里没有什么拿出手的东西给你带,只有米。我每次都会不说话,父亲去世早,我知道,三叔是想给我父爱。

现在三叔走了,我对着他的遗体,跪下、磕头。编辑要是把我的文字发表,我多想再念给他听,让他知道他又上了一回报纸。

◆安庆地理

赛口老街

张晨越

望江县赛口镇,一个富有诗意的小镇,是生养我、哺育我的地方。它处于武昌湖的下游,被幸福河环绕着。

时过境迁,没变的是焦赛湖妇女们洗衣时槌打青石板的声音,没变的是老街上两家铁匠铺早晨的叮叮当当声,以及赛口中学传出的朗朗书声。这是老街早上的生活交响曲。

焦赛湖是赛口的母亲湖,养育了四万多的父老乡亲。每年十月,黑压压的鸟从数千里之外飞到美丽的武昌湖湿地停留栖息,有的在武昌湖下游六户安家繁衍,还有很多来到了焦赛湖觅食,慕名而来的爱鸟人士和摄影爱好者来到武昌湖和幸福河畔,拿着寻鸟天线和长枪大炮,捕捉鸟的身影。

“水”在赛口小镇上有着独有

的诗意和浪漫。我在赛口渔业坝生活了十七个年头。坝是弓字形,“弓”背面是赛口老街,幸福河在这里迂回。坝上有几家来自苏北的外乡人,跟六户人家一起从江苏迁移到赛口的,他们水性特别好,靠捕鱼为生。有一家人跟我奶奶关系特别好,他们家在湖里捕到鱼,在湿地挖到到藕,都会送给我家。

这一群来自苏北的渔民,依靠武昌湖和幸福河的资源生活得十分滋润。

渔业坝南头就是西方禅寺,寺门前是幸福河和武昌湖交汇处,幸福河的水逶迤至漳湖,再由漳湖流入长江。幸福河上游直达皖河,有一条支流则流经邻县的石牌镇。西方禅寺在赛口有了四十多年历史,在寺内阁楼上可眺望武昌湖。

这几年,赛口老街上娱乐生活多姿多彩,有六支广场舞舞蹈队,每天晚上在老年活动中心广场上跳着舞、聊着家常。赛口社区老年活动中心有锻炼区、阅读室、儿童书屋、儿童乐园、棋桌等等,很多人都喜欢到阅读室里安静看书。赛口社区养老院快要完工了,我想很快会有老人过来入住,那时周边会更加热闹。

